

漢奸自嘆

第一集 漢奸自嘆



原事委員會政治編輯印

漢奸自嘆

（河南墜子）

佗陵

剛才謝大玉唱了一段梨花大鼓，唱的是一「敏子修書」，聽了真叫人掉淚。你老想想日本鬼本來也都是有家有業的，被他們的軍閥拉去當兵。人是早已成了尸灰，太太在家裏還慇懃寫信，盼望他早日回來，夫妻團聚。真個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現在她唱完了，叫她到後台歇息歇息。換上學徒來，伺候列位明公一段墜子書。今天唱一段什麼呢？唱一段河南的事實，叫作「漢奸自歎」。打起鼓板，開唱一回。

跨海東征胆氣豪

胸藏星斗貫龍韜

太平奏凱歸來日

麟閣功勳姓字標

上場來四句殘詞道罷，且把正書說上一面：

四言詩道罷言歸正傳，

且把那殘書表上一番。

東漢殘唐聽得厭，

編一段新調說漢奸。

漢奸本質是新鄉縣，

土生土長有田園。

漢奸年長三十歲，

身不動膀不搖游手好閒。

二十六年來了倭寇，

飛機大砲到了邯鄲。

打過了彰德來到淇縣，

新鄉不遠在面前。

大家小戶都逃難，

携男抱女，跑西顛。

漢奸這裏不怠慢，

舅父家中去把身安。

舅父家住鄰封州縣，

十年以前作過軍官。

自從北伐沒了官做，

扎嗎啡抽白面，外帶抽大烟。

漢奸一家來避難，

大小五口亂團圓。

炕饅甜湯還有拉麵，

只吃得舅父眼發藍。

日月穿梭真似箭，

轉眼臘月二十三。

祭罷灶王忙年飯，

糊裏糊過了新年。

這一天舅父抽罷了白面，

他把漢奸叫到了眼前。

開言便把外甥叫，

叫聲外甥要你聽言。

你今年長三十歲，

身不擔担手不提籃。

人生在世要把錢賺，

才不枉陽世三間走一番。

現如今中國大數到，

該着那日本皇軍坐江山。

人說皇軍多慈善，

當一回響導就給洋錢。

我兩財星該着發旺，

何必株守在家園。

東莊的李伯伯現在鄰縣，

維持會作會長也算高官。

西村的徐叔叔窮的沒飯，

三着兩晃作了縣官。

黃金偏地須要人找，

天上掉餅難上難。

我今修書把你薦，

李會長那裏碰碰機緣。

倘遇到皇軍垂了青眼，

甥舅二人平地登天。

漢奸聞聽心中盤算，

不由得一陣喜上眉尖。

舅父的金言甥遵命，

且到那維持會看機緣。

二月新春花似霞，

漢奸登程一溜煙。

過巷穿村來得好快，

維持會不遠就在面前。

紅日旗一面在城樓上掛，

有幾個倭兵把守門邊。

未到城門一聲斷喝，

明晃晃槍刺指在胸前。

有幾個僞軍來搜檢，

週身上下搜了個全。

這個說鐵表要留在城門外

那個說進城不許帶銀錢。

漢奸只剩下衣一件，

才把來由說了一番。

好容易挨到了維持會，

央求傳達把話傳。

等夠了多時說傳見，

大堂以上見新官。

李伯伯看來好面善，

只不知爲甚麼不敢開言。

大堂上坐定了人兩個，

氣餒薰天好不威嚴。

李會長躬身忙請示，

兩個倭奴把頭領。

會長傳言你且住下，

三日之後聽回言。

在會中住了三日整，

這一天門外鬧聲喧。

人喊馬嘶亂成一片，

刺刀皮靴響連天。

李會長傳令說站隊，

一轉身形往外翻。

馬掛藍袍穿得整，

拱手低頭站在道邊。

眼前來了幾匹馬，

馬上的軍官服色鮮。

漢奸低聲問勤務，

原來是倭軍少將叫杉田。

若問杉田怎麼打扮，

聽我從頭說一番。

黃色軍帽頭上戴，

一箍金線帶着紅邊。

黃色的軍服厚呢做，

一根皮帶繫腰間。

長筒馬靴黃又笨，

白色手套握着雙拳。

左膀拖拉着東洋劍，

一根手槍在左邊懸。

大口濃眉來勢不善，

兩撇鬚鬚像仁丹。

來到了門前翻身下馬，

一把拉住了這位新官。

假意周旋面帶煞，

「阿里阿朵」說了幾番。（註一）

大踏着皮靴朝裏走，

來到大堂坐中間。

會長一旁垂手站，

杉田有話便開言。

噤哩咕嚕說了一串，

通事在旁把話翻。

少將給你三天限，

趕快組織特務機關。

特務隊長要精明幹練，

還要忠實的好男兒。

會長答言說有有有，

扭轉頭來叫漢奸。

快快前來參見少將，

大人見喜立刻升官。

回轉身形把漢奸來贊，

這就是忠誠的好青年。

杉田起身忙握手，

「油落西油落西」說了幾番。（註二）

通事一旁忙傳譯，

少將有令要你聽言。

委你管南路特務隊，

大隊長職務重非凡。

「支那」的軍情要你刺探，

「支那」的軍隊要你顧惑。

每隔三天來報告，

軍情地理寫周全。

你舅父派爲總隊長，

甥舅二人一起爲官。

先給你百元辦公費，

將來還賞鴉片煙。

漢奸磕頭如搗蒜，

辭別了少將轉家園。

見了舅父細說了一遍，

舅父聞聽喜笑開顏。

甥舅二人不怠慢，

急急忙忙組織漢奸。

三天一報軍情事，

每月真領大洋錢。

流水光陰催人老，

夏去秋來過了半年。

報告報了七十次，

洋錢拿了整一千。

按下了漢奸且不表，

再表表漢奸的舊家園。

他母是後娘多慈善，

他的妻米氏女美而賢。

他的妹環英雙十歲，

閨中待字女嬋娟。

小弟弟增生年紀淺，

大象屬兔整十三。

舅母所生二個女，

一叫大蓮一叫二蓮。

自從甥舅離家後，

婦孺七口守田園。

實指望發財回家轉，

又誰知殺身禍就在眼前。

那一天八月二十風和日暖，

村外一陣鬧聲喧。

大隊的倭軍開到鄰縣，

大小村莊紮營盤。

舅父家本是深宅大院，

四十名倭寇往裏鑽。

領隊的倭奴能說華語，

拉住了舅母把令宣。

快快搬柴燒火做飯，

預備溫湯洗澡間。

有好的花妞找幾個，

慰勞皇軍散心田。

舅母一見駭黃了臉，

大人老爺喊連天。

要吃要喝給你備辦，

要找花姐難上難。

怒惱了倭奴抬起腿，

把舅母踢倒地平川。

二蓮聞聲出來看，

閨房內奔出了小大蓮

米氏環英渾身打戰，

找一個柴禾梁往裏鑽。

倭奴一見紅了眼，

餓虎撲食趕上前。

這一個拉住了米氏女，

那一個抱住了小大蓮。

環英轉身剛要跑，

一槍托打倒在地平川。

二蓮年輕胆更小，

跪在當陽叫老天。

倭奴一齊發了獸性，

拖拖拽拽奔了房間。

四個花妞殺豬的喊，

倭寇進房又把門關。

舅母一見嚇掉了胆，

後母聞聲心似油煎。

跪倒流平苦哀告，

大人饒命喊連天。

領隊的倭奴冲冲怒，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你家男做特務是皇軍奴隸，
你家女做慰勞隊分所當然。
你再敢抗皇軍不知體面，
立時刻刺刀下命染黃泉。
老婆子一聽抖了胆，
破口大罵狗賊男。
老身今天閉了眼，
那怕你洋槍下一命捐。
站起身形朝前奔，
哆裏哆索奔了屋前。
猛聽得屋門開了兩扇，

一羣倭寇往外躡。

這屋裏拖出了環英女，

那屋裏抬出了小二蓮。

米氏大蓮拉出當院，

只見她衣服不整氣懨懨。

老婆子見一悲聲放，

我的兒我的肉我的心肝。

耳邊廂又聽得一聲慘叫，

一槍刺扎死了小二蓮。

米氏環英在地上滾，

撲撲兩刀命染黃泉。

只有大蓮死得苦，

四個月懷胎不周全。
老婆子一見一聲喊，
抓住了倭寇死糾纏。
打腦撞頭要拚命，
怒惱了倭寇逞兇殘。
一腳踏在流平地，
刺刀一舉命歸陰間。
六條死尸拋在當院，
一聲口令出了莊前。
運走了煤柴和米麵，
還扶走增生小兒男。
出得莊來一把火，

只燒得片瓦無存，一股烟。

不言這漢奸家中遭了橫禍，

回頭來表一表劉玉山。

他本是漢奸的姨表弟，

人材一表有心肝。

游擊隊中當隊長，

要把那倭寇趕出關。

事機不密有了失閃，

被獲遭擒送與杉田。

受盡非刑要問斬，

這邊廂驚動了老漢奸。

央求了李徐兩奴隸。

星夜飛奔去見杉田。

也是那忠良有好報，

半夜裏逃脫了劉玉山。

杉田聽說冲冲怒。

藤繩綁起了三個漢奸。

一邊打滾一邊罰，

罵一聲亡國奴要你聽言。

我皇軍待你們那些不善，

絕不該裏應外合惹禍端。

你本是一支那「人」反把國賣，

全不想你祖先葬在中原。

我皇軍利用你本是走狗，

吃罷飯不看門裏鉤外連。

似這等反覆無常真正賤，

有人飯給你吃實在太冤。

叫過來兩旁的刀斧手，

一刀一個結果完。

三個屍身拉出當院，

無情烈火把他燬。

這才是人財兩空白送命，

死無有葬身地遺臭萬年。

不言這老漢奸死得慘，

衙頭再表小漢奸。

這幾天他正在溫孟兩縣，

刺探軍情把報告攢。

葉落秋深看看九月，

猛然間本村人又把信傳。

甥舅兩家遭了大難，

閻家老小命喪黃泉。

你舅父老漢奸真死得慘，

李伯伯徐叔叔也把命捐。

漢奸聞聽心驚胆戰，

好一似水澆頭刀刺心尖。

實指望當漢奸官高爵顯，

又誰知這倭奴毒辣心肝。

看起來喪天良沒有好報，

有甚麼狗顏面去見祖先，
倒不如撞石頭尋個自盡，
猛然間思想起未免太冤。
有國難和家仇全都未報，
七尺軀尋短見怎對皇天。
對不起繼母娘環英小妹，
對不起米氏女結髮嬋娟。
對不起舅母娘龍鐘老邁，
對不起兩表妹大蓮二蓮。
對不起小增生無有下落，
對不起本年來陷害忠賢。
咬緊牙根雙腳蹬，

不殺盡倭奴不回還。

月落星稀剛夜半，

溫縣逃出了小漢奸。

改裝易服巧打扮，

裝一個叫化子淒過河南。

渡過黃河來到鞏縣，

在黃昏偷渡過虎牢關。

隴海沿途風沙暗，

來到了鄭州城暫把身安。

小漢奸到了鄭州下了小店，

身無衣腹無食手內無錢。

這才是有家難投有國難奔，

孤燈獨對好心酸。

聽譙樓打罷了一更鼓點

一雙熱淚落胸前。

萬種愁腸千般悔恨，

舉目無親對誰言。

聽譙樓打二更星回斗轉，月移花影上欄杆。

我好比夢中人醒了春夢，

還有夢未醒許多漢奸。

我何不寫封書把他來勸，

現成的好榜樣就在目前。

聽譙樓打三更寒風撲面，

小漢奸鋪紙筆修寫書篇。

上寫着拜上多拜上，
拜上報館主筆高賢。

我本是好國民素稱良善，
萬不想在新鄉當了漢奸。

漢奸當了七月孽，

全家大小不開全，

奉勸國民把國愛，

漢奸的下場苦過黃連。

下款寫「該死人」百拜上，

要想寫真名姓實在無顏，

聽誰橫打四更過了夜半，

漢奸的書信寫周全。

封好了信封人困倦，

譙樓又報五更天。

出了店門沿街轉，

要到郵局把信傳。

猛聽一陣人聲亂，

原來是游擊隊轉回還，

爲首的隊長騎大馬，

却原是表弟劉玉山。

漢奸一目差紅了臉，

找個地縫往裏鑽。

一樣的堂堂男兒漢，

他做人我做狗好不心煩。

扭轉身形域外闌，

剜不如跳黃河把命捐。

眼前發黑腿一軟，

咕咚栽倒地平川。

這才是有錢難買後悔藥，

一失足千古恨抱憾終天。

我一言唱不盡「漢奸自歎」一個小段 願列位齊心抗日留芳萬年

（完）

『註』「阿里阿朵」是日本話，「謝謝」的意思；

『註』「油落西」也是日本話「好的」的意思

82
232174